



風
雨
甌
江

邢堅成
宋文光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FENGYUOUJIANG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传记小说，真实而又生动地描述了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一生的片断。

刘英，原名刘声沐，早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投身革命，并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；后与粟裕等人率抗日先遣队在浙江地区坚持武装斗争，威震江南。因叛徒出卖，1942年2月在温州被捕，同年5月在浙江方岩被杀害。

本书取材于刘英被捕到被害这一历史片断，表现了他在一百个日日夜夜中遭受酷刑和磨难，依然威武不屈、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革命情操，并穿插描绘了刘英在坚持武装斗争中的大智大勇，以及他和其妻丁魁梅的崇高爱情生活，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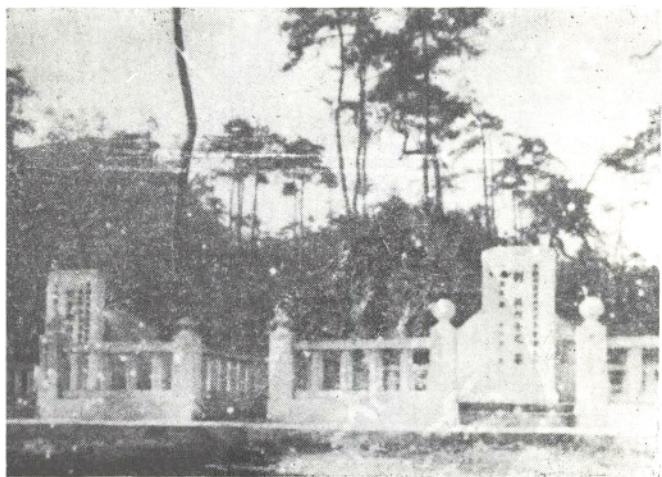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内容丰富，情节生动，所刻划的主要人物如刘英、粟裕、龙跃、黄绍竑、陈家璧等，个个形象鲜明，既有较强的可读性，又具现实的思想意义。



刘英像。摄于1939年10月皖南新四军军部。



刘英被捕后关押处：浙江省永康县方岩大成庙。



刘英之墓：1955年永康县政府修建。

谨以此书献给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
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原浙江省委书记
刘英同志

革命先烈永远激励我们胜利前进

——深切怀念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
坚强战士刘英同志

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起，已经走过了将近70年的光辉历程。在这70年间，一批又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，集结在党的旗帜下，为着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祖国的繁荣昌盛，前赴后继，英勇奋斗。中国革命的胜利，新中国的建立，付出了几千万生命牺牲的巨大代价，其中就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共产党员。革命先烈，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刘英同志，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一员。

刘英，原名刘声沐，1903年生于江西省瑞金奉岗乡竹岗村的一个贫农家庭。因家境贫困，高小毕业即辍学回家。1924年，刘英在小学任教期间，受到《新青年》、《向导》、《改造月刊》等进步书刊的影响，后又结识以行医为名进行革命活动的瑞

金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邓生文，接受革命思想，并协助进行了一些革命工作。1929年4月1日，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进占瑞金县城，刘英同志毅然参加红军，投身革命，并写下“幼时不知路，今日上坦途。赤心献革命，决然无返顾”的诗篇，表达自己献身革命的决心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刘英同志全身心地加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，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里舍生忘死、英勇战斗。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反“围剿”开始，刘英同志历任连指导员、营政委、团政治处主任、团政委、师政委等职。1934年，任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。7月，中央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，进军浙赣皖等省，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。刘英同志任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。1935年1月15日至17日，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。会后，指示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，组成工农红军挺进师，深入浙江，开展游击战争，吸引和打击敌人，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；配合友军行动，保卫闽浙赣苏区；在浙江发动群众，实行土地改革，建立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。2月，挺进师正式组成，粟裕任师长，刘英任政委。

《风雨瓯江》长篇小说，记述的就是刘英同志作为工农红军挺进师政委，和粟裕同志一起率部进军浙江，直至1942年英勇就义的革命斗争经历。在长达三年的艰苦游击战中，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，刘英同志和粟裕同志率领五百余名挺进师官兵，在人生地疏的浙江大地，放手发动群众，创立革命根据地，打击土豪劣绅，在蒋介石的后院放起了一把冲天大火，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一片恐慌。蒋介石先后动用了罗卓

英的四十个团，刘建绪的四十三个团，多次对浙西南、浙南根据地 进行围剿。在极端艰难和险恶的环境中，刘英与粟裕同志，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，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胆略和气魄，紧紧依靠群众，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，与强敌反复周旋，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，保护了我浙西南、浙南两个革命根据地，为我党在浙江的发展和壮大保存了一支骨干队伍。1938年，挺进师主力改编为新四军一部，由粟裕同志率领奔赴江南抗击日寇。刘英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，继续领导全省的地下革命斗争。他以经商为掩护，足迹遍布全省各地，发动各界群众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，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。1942年2月8日，刘英同志在温州不幸因叛徒出卖而被捕，继而又转押至国民党临时省政府所在地永康方岩。在狱中，刘英同志受到敌人的残酷折磨，但他大义凛然，坚贞不屈，写下了“十年征尘到如今，偷生弹雨息枪林。战死沙场堪自乐，囹圄室内何我分”的诗句，以示自己的坚定革命信念。同年5月18日凌晨，刘英同志和衢州特委书记张贵卿同志同时赴难，时年39岁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洒尽了最后一滴血……

刘英同志从1935年11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建立任书记，1938年5月恢复中共浙江省委，他继续担任书记，直至1942年英勇就义。在此之前，在我们浙江，已有8位省委书记、代理书记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（从1927年建立中共浙江省委，到1942年刘英同志牺牲，浙江先后有11位省委书记、代理书记）。刘英同志是建国前在浙江从事革命活动，担任省委书记时间最长的一位老革命，他和其他8位先烈一道，以他们的血肉之躯在浙江人民的心中建立起一座座丰碑，受到浙江全省

人民永远的敬仰和怀念。在刘英烈士英勇就义的地方——浙江省永康县方岩镇；人民政府为他修建了墓地和纪念碑，那里已经成为人们怀念先烈，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。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以《先驱的足迹》为名，将刘英等9位烈士的历史资料汇编成册，成为缅怀先烈，教育后人的极好教材。现在，以刘英同志在浙江从事革命活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《风雨瓯江》即将付梓出版，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的负责同志应作者之约，要我为这本书作序，作为一个战争年代的幸存者，一个曾在浙江省委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，我深感有责任，有义务做好这件事。同时，我还认为，写小说和写史是两回事。因此，我更有责任通过对历史的叙述，让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认识刘英同志，从中汲取教益和养料。为此，我用较大的篇幅简略地回顾了刘英同志的一生。我热诚地希望广大读者，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从中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，认识革命的胜利是怎样的来之不易，从而更加珍惜它，爱护它，并把它作为一种力量，一种不断奋发向上的力量，脚踏实地，努力学习、工作，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。

追念先烈，不仅是为了记住过去，更主要的是为了明天。革命先烈对真理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和献身精神，永远激励我们胜利前进。

是为序。

1942年2月8日。

寒潮突然袭来，气温骤变，一日之间，竟又春寒料峭了。

天空是铅灰色的，压得很低，让人感到压抑、沉闷。寒风呼啸着，肆无忌惮地穿街过巷，所经之处，一片呜咽之声。地处浙南沿海的温州城，在寒风中颤栗着，一派萧条冷落的景象。

已是黄昏了，瓯江北岸的国民党温州永嘉看守所，正是开饭的时候。数百名犯人吞食粗劣饭菜的“唏噜”声，从各牢房传出，在狭小阴暗的监狱走廊里汇成一片。

看守倪乐平，接班后照例到各牢房巡查一番。永嘉看守所是国民党温州的重点监狱，关押的对象以政治犯居多，同时也关押一些大案、要案的刑事犯。监狱的过道，充斥着一种汗和尿混合在一起的浓烈臭味。作为一名普通看守，倪乐平已经嗅惯了这种特殊气味，自然也就习以为常了。他转到监狱西侧的一间牢房。这里关押着十几名因闹学潮而被当局逮捕的学生。昏暗的灯光下，犯人们神色严峻地围坐在一起，木桶里的饭菜，竟丝毫未动。

“为什么不吃饭？”倪乐平问道。

牢房里一片寂静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一名戴眼镜的青年学生忽然立起身，激动地走向门边，反问道：

“听到炮声了吗？”

倪乐平心头一颤。时局逆转，日寇炮火日益逼近，他心里能不清楚？

“杭州沦陷，日寇大举南下，战火已烧到温州城，国民党当局却一退再退，你们不抗日，为什么又不准民众抗日？你们……”戴眼镜的青年学生，一阵猛烈咳嗽，苍白的脸上，涨得紫红，说不下去了。

倪乐平没有训斥对方。他不像别的看守那样，喜欢凶神恶煞般地对待犯人。对于抗日这个深奥莫测的问题，作为一名中国人，他自然十分关心，也总想对犯人尤其是政治犯，作一些解释和说明，可又怕自己说不清楚。与其说不清，不如不说。他默默叹了口气，带着无限的惆怅和烦闷，离开了牢房。

一阵尖利的囚车警笛声从远至近，划破了黄昏的片刻宁静。急促的警笛告诉倪乐平，又有犯人进监了！他紧跑几步，掏出钥匙，打开了看守所森严的大门。

急速而来的囚车，在一辆满载着武装军警的卡车护卫下，裹着一股尘土，直抵看守所大院。囚车发动机引擎尚未停熄，卡车上武装军警已跳下车厢，迅疾将大院里里外外布上警戒，如临大敌一般。接着，从驾驶室里钻出了国民党温州区域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宝琛、中统温州站站站长陈家璧。

身为国民党温州军政最高长官的张宝琛，竟会置疲劳风险于不顾，亲自督押犯人进监，这在永嘉看守所的历史上，恐怕还是第一次。倪乐平不由惊呆了。

几名便衣人员，簇拥着一位镣铐叮当作响的犯人下了囚车。刑事犯？军事犯？政治犯？职业的习惯，立即使倪乐平本能地对眼前犯人的身份作出一系列的判断。半个月前，温州裕丰银行遭抢，数名公务人员被杀，被列为全省之最大要案；莫非……倪乐平睁大眼睛，全神贯注地盯视着渐渐走近的犯人。

这是位四十上下年纪的中年人，面容清癯，天庭饱满，下巴刚毅有力，略微下陷的眼眶内，一双大眼寒光四射，英气夺人。伟岸的身材，套着一件半旧的蓝色布衫，尽管戴着刑具，也决难掩饰住他那潇洒飘逸、器宇轩昂的风采……

倪乐平当看守这么多年，与成百上千的犯人打过交道，却从未见过如此气质非凡的犯人。他正在极力猜测，猛听到陈家璧在喊自己，便赶紧跑了过去。

“立即腾出4号牢房，详细检查一下门窗，将犯人带进去！”

“是！”

4号是单人牢房，在监狱东侧，哨楼机枪的视线，时时刻刻都在监视着房内外的一举一动，历来是关押要犯之所在地。

将犯人安顿下来，已是8点多钟了。倪乐平刚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看守长又差人来把他叫走了。

看守长办公室，烟雾缭绕，这里显然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密谈。张宝琛与陈家璧，倚靠在柔软的沙发里，尽管脸色严峻，可他们内心那种近似发狂的巨大喜悦，仍毫无掩饰地从眼角中流露出来。

“你就是倪乐平？”张宝琛藏在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，朝倪乐平闪了闪，取下叼在嘴角的白玉烟嘴弹了弹，示意他坐下。

倪乐平自穿上这套黄衣起，从未被长官单独召见过。面对这位地位显赫的行政督察专员，是祸是福，一时猜测不透，小声回答了一声“是”，心中不由怦然乱跳。

“当看守几年了？”张宝琛又问。

“报告长官，已经5年了。”倪乐平又小声回答。

“很好，年青有为，将来前程不可限量。”

“谢长官嘉勉。”

张宝琛轻轻咳嗽了一声，把话纳入正题：“你忠诚党国事业，具有多年的看守工作经验，现特派你专职看管4号牢犯人。这是党国交给你的重任，想必你定会尽心尽力，不负党国对你的栽培吧！”

“这……”倪乐平一时不知所措。

“怎么？”一直没有吭声的陈家璧，扬起脑袋，三角眼里射出了两道阴鸷的目光。

倪乐平深知这中统站站长的厉害，身子不由哆嗦了一下，忙说：“我只担心自己没经验，会出差错。”

“这个不要紧。”张宝琛故作温和地说，“你的任务是负责他的居食，监视他的行动，一有情况，立即报告。”

谈了半个小时的话，倪乐平尚弄不清楚4号牢囚禁的究竟是何人？既然上峰指派了任务，自己有必要问清这个问题。于是，他壮着胆子问道：“长官，这犯人究竟是谁呀？”

“不该知道的不问，这是党国的纪律！你走吧！”陈家璧冷冷地说。

倪乐平晕晕乎乎地走出了办公室。没走多远，身后传来了张宝琛得意的笑声：“抓获刘英，胜过俘敌10万，真乃党国

之大幸……”

“刘英？4号牢关的就是当局出100万赏钱的浙江共产党头号人物刘英！……”倪乐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在浙江，刘英这个名字，几乎是家喻户晓。尤其是国民党军政要员，提起刘英，无不谈虎色变。倪乐平虽未见过刘英其人，也没与其打过交道，然而，有关刘英的种种传闻，却从同僚嘴中知道不少。刘英与粟裕，自7年前率部进入浙闽边境，足迹遍布各地，所到之处，无不赤化。刘英虽为江西人，却能讲一口流利的浙西南方言，即使从军警的眼皮下大摇大摆走过，也难辨真假。据说刘英能飞檐走壁，尤其是一手左右开弓的枪法更令人叫绝，能在10丈之内击灭香火。

浙闽边境的王家镇，有个道门会武装“老哥会”。首领王彪，是个剽悍不驯、武艺高强的彪形大汉。民国二十六年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刘建绪，以重金相邀“老哥会”参加围剿红军。刘英闻讯后，不顾风险，单身赴会，对王彪晓以大义，劝其反戈。王彪虽钦佩其胆量，却还犹豫不决。大凡习武之人，崇拜的都是武艺，王彪也不例外。他令人取来一串铜钱，吊在20步开外的一颗柳树枝条上，拿起手枪略微一瞄，枪响了，铜钱却不落下，那子弹竟从铜钱眼穿了过去。王彪得意地“嘿嘿”一笑：“都说刘先生枪法惊人，何不让人开开眼界？”

刘英极力推辞，连称自己枪法平平，劝王彪切切不可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。

王彪以为刘英胆怯，越发认真起来：“刘先生如能露一手真功夫，王某自然诚服，决不与贵军作对。”

刘英见推辞不掉，便提了枪向后走去，距王彪20步之遥

时，猛然一扭身，一枪将王彪叼在嘴上的香烟击灭。这下，可把王彪惊得瞪目结舌，对刘英钦佩得五体投地，令他再也不敢恃勇好强，从此闭门不出……

似这一类传闻，简直多得不胜枚举。当局曾以10万之众，围剿仅数以千计的刘粟部队达8个月之久，均不能奏效。庆元斋郎一仗，浙保一团、闽保二团官兵死伤一千余人；继而泰顺峰文之役，浙保四团几乎全军覆没。刘英所率的挺进师几百名官兵，皆是转战千里、身经百战的湘赣子弟，打起仗来，勇猛顽强，以一当十，锐不可挡。几年前，曾以三人组成的战斗小组，夜奔百里，伏击国军补充师小将师长的汽车，将师长以下军官十数人击毙，一应军用物资、机密文件如数缴获。其胆子之大，动作之迅疾，令国军官兵无不闻风丧胆。《东南日报》曾忧心忡忡道：“浙江素称平安之区，自刘粟窜浙后，匪化已波及全省，以目下形势论，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、江西之匪。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，前途实堪可虑……”

为了抓获刘英，当局不惜出100万元的巨额赏金，成立专门机构，设关置卡、放火烧山、画像缉拿，一应手段，悉数使出。前不久，谍报人员侦查到刘英活动于平阳大墩，当局即调军警千余人，兵分三路，趁着夜色急速前去，一番枪战，除抬回几十具军警尸体，一无所获，狼狈而归。这次，悄没声息地就将刘英捕获，简直太出人意料了。

“莫非又是一场空欢喜……”倪乐平暗自嘀咕。可是，4号牢里，关的又是谁呢？

二

夜，已经深了。牢房里一团漆黑，几只老鼠肆无忌惮地在角落里窜来窜去，不时发出惬意的“吱吱”欢叫，显得分外恐怖。牢房西侧的哨楼，偶尔传来哨兵的几声吆喝，给这黑夜平添了几分阴森。

共产党中央闽、浙、赣三省特派员、浙江省委书记刘英，伫立于窗前，两道炯炯有神的目光，仿佛要穿透这茫茫的黑夜。此刻，他的身心，正处在极度的愤怒之中。国难当头，山河破碎，国民党当局却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，背信弃义，大肆抓捕共产党人，手段之卑鄙，令人发指。如此下去，国家民族的前途，实在令人担忧。

自“皖南事变”后，浙江形势进一步恶化。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，秉承蒋介石旨意，密令浙江中统室主任刘怡生：“对待中共的地下活动，应从监视侦察，转为破坏打击。”一时，腥风四起，浊浪排空，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浙江大地。

月前，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。

温州城内一家客栈，一名着装入时的青年人，正在临街的客房里忐忑不安地踱着步，他那张白皙而尚欠缺阅历的圆脸上，依稀可见内心的焦虑和不安，嘴里不时漏出几声长叹短

吁。

一辆囚车鸣着警笛，从大街上驶过，青年人蓦然一惊，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搁置在床头的手提箱上，额头不由自主地沁出了一层细细的冷汗。

“笃，笃笃！”门口响起了有节奏的敲门声。

青年人脸色陡变，手忙脚乱地将床头的手提箱塞进床下，颤抖着声音问：“谁呀？”

“卖山货的。”

温州城地处东海之滨，集市贸易相当繁华，一些山货商上客栈做生意，也是正常的事。青年人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，重又在床边坐了下来。

门外敲门声又响了起来。

青年人不耐烦地说：“不买山货，快走吧！”

“客商，这可是上等的山货啊！千万莫错过机会，过了这个村，就没那个店了。”门外那个稳健的声音，不紧不慢地继续着他的生意经。

“你这人，也真是的，叫人烦死了……”青年人将门拉开一条缝，刚想训斥对方几句，一位身背竹篓的汉子闪进了屋子。

“你，你怎好闯进屋里来？”

卖山货的汉子摘下压得很底的破毡帽，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便完整地露了出来。

“刘政委……”青年人失声叫了起来。

这位青年人是中共华东局政治交通涂峰。这次他奉命从上海送来中央三个机密文件，时值温州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狂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。在白色恐怖面前，斗争经验欠缺的涂峰，